

部說民國

集衛防民國

記興復國靈之

(員動時戰)

榮宗馬者訂校 煜金者著編

行印局書中正

國民說部發刊旨趣

近來民衆讀物之刊行，日見其盛；據所觀察，在今日高唱民衆教育及識字教育之時，此種刊物應運而生固甚正當，而事實上亦確需要。第以一般民衆所受新教育之根基尚淺，其生活習慣環境情形，均尙滯蔽於舊觀念，而不自知新需要之所在。故雖有寶物，等於泥沙，蓋未明其用，亦不知其可貴也。因此關係，無論民衆教育之呼聲沖天，識字運動之宣傳遍地，民衆讀物之刊行盈千累萬；而民衆不知享受或不能享受，依然如故。事倍功半，至爲可惜！查中國社會教育社第三屆年會通過民國二十四年三月教育部修正試用之民衆學校課程標準草案，規定國語科教學方法要點：「第六條，要培養自動閱讀的能力；第七條，要獎勵課外閱讀和欣賞的興味。但如何培養閱讀能力，如何增進欣賞興味，則教材之選擇，讀物之編纂，大有關係。坊間一般民衆讀物未能深入民衆，固由於我國民衆教育水準之低；但亦未嘗不因編選技巧未能適應對象之故。各省市民衆教育實驗機關，間有改變作風，適合民衆口味讀物之編印，但又限於地方，零星不全不易普及。本局有鑒於此，於是審察民衆普通興趣，調查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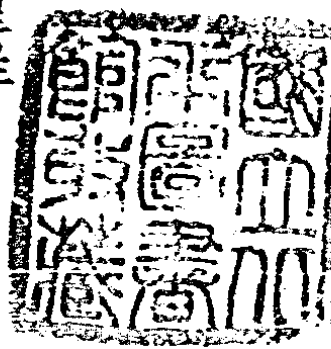
衆平時習慣，因勢利導，利用吾國舊有章回小說之體裁，結構，編輯小本讀物，每冊在萬字左右，灌輸世界時代新知，培養中華民族意識，使民衆閱讀能力欣賞興趣，無形加強。此種方式，利用爲民衆教育之工具，與今日利用故事體裁編爲兒童讀物，作小學校教本之補充材料，用意相同，於民衆教育上富能發揮其功能。故本局敢毅然嘗試，以「舊壺裝新酒」之意，採用章回體裁，編成國民說部一百冊，以供民衆閱讀之用。其內容則應時代之需要，分爲十集：曰歷史集，曰革命集，曰地理集，曰名人傳記集，曰健康集，曰生產經濟集，曰政治集，曰防衛集，曰科學集，曰生活集。合言之：各集均有相當聯繫，使可滙通活用，俾民衆讀者於整個人生上，得到正確之認識；分言之：歷史集，革命集，地理集，名人傳記集，政治集，屬於「教」的方面，足以善導民衆思想；健康集與防衛集，屬於「衛」的方面，足以領導民衆自衛；生產經濟集，科學集，生活集屬於「養」的方面，足以增進民衆生產。故國民說部不僅可供各省一般民衆學校之用，即曠，鄠，皖，豫，閩省等施行特種教育區域，中山民衆學校，亦可採用此書以作訓練民衆之工具也。

芝靈國復興記回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慕祖先百剛談舊事 | 懷壯志鄧策涉重洋 |
| 第二回 | 割國土魏野暗通番 | 下動員芝靈明宣戰 |
| 第三回 | 激昂慷慨兄爲志士 | 假公濟私弟作奸商 |
| 第四回 | 運火油永華牟小利 | 談國事家庭起風波 |
| 第五回 | 助軍費鄧老捐多金 | 倡首義媳婦斥簪珥 |
| 第六回 | 鄧永燾解釋動員令 | 老百姓共誓赴國難 |
| 第七回 | 空襲擊大地成黑獄 | 飛擲彈鄧宅化丘墟 |
| 第八回 | 遭暗算奸商終反正 | 奏凱旋芝國慶昇平 |

第一回 慕祖先百剛談舊事 懷壯志鄧策涉重洋

話說「人生一世，草木一春」，這句古話是說人之一生，由少而壯，由壯而至於老死，其間的光陰是很短促的。可是世人往往把這短促的時間憑白地虛度過去了，豈不可惜。在這短促的時間中，我們應該把自己有用的材幹，貢獻給人類，謀人類的利益，那才不負這短短的一生呢。列位！切不可把這句話誤解了，以為浮生若夢，應當及時行樂，而把自己的材幹埋沒了。所以這話的真義，倒在勉勵我們及時努力，以免老大傷悲的意思。現在我把這兩句話引來做個起頭，卻也



並不是無因的。因爲距今六七百年前，我們中國有一個人姓鄧名策的人。這位鄧策，祖上世代業商，積下許多家財，到了鄧策手裏，聽說已經成爲百萬的鉅富了。這位鄧策，雖然掌着這許多家財，卻絲毫沒有市儈俗氣，倒是一位樂善好施的人，而且專喜結交一班不得志的朋友。因此那些一時落拓無歸的人們，便爾麇集其門，他都一一與之週旋，急人之急，一點也不覺得厭煩。他時常說：一個人有本事掙錢，做家私，有什麼奇特呢？好像我，祖上雖然遺下這許多的錢，卻都是向自己的同胞掙來，同胞掙同胞的錢，這個國家一萬世也不能富足，要富足應該要掙外國人的錢才對。你想當時國家的風氣閉塞，國界之外很少有通商的事情，鄧策說出這樣的話，豈不是癡人說夢嗎？當時有許多人都笑他，可是在他的許多朋友中間，卻也有幾位出類拔萃的

人。於是爲他劃策，教他效昔人航海尋陸的故事，造了兩隻大船，裝着貨物，五隻小船，以爲往來窺探消息之用。當下這樣決定之後，有



錢人家到底作事容易，便剋日興工起來，不到半年，二隻大船，五隻小船都已造成功了。鄧策辭別家人，擇吉和幾位志同道合的食客，夥計，一共有二十餘人，由江口下船，一直向東進發。上半月之中，仍在本國境界之內，及至下半月，漸漸地出險口，竟至無邊無岸的大海中了。那時他用了羅盤針指着西方前進，經過兩三個月，沒有看到半點什麼陸地的影子。有一夜，

正在海水怒吼着的時候，船給大浪震盪得顛簸不定，辨不出海水和蒼天，忽然來了一陣大風，海浪排山而來，那幾隻船竟在海浪和狂風中漂了三天三夜方才停止。船中的人好像是死去還魂一樣，睜開眼睛一看，對面的山峯村市在望，知道已有了着落處，個個人的精神頓時一振，羣集船頭，支着疲乏的身軀，把着舵向前駕駛，頃刻之間已靠了岸，不覺大喜過望。當下衆人步下了船頭，上了岸，看見人物景色與我們中華全非，不覺茫然莫知所措起來了。衆人正在躊躇之際，看見岸上來許許多人，指手劃腳的聚攏來，團團將他們圍住。鄧策等那時才覺得言語不通，同行的人想出了一個法子，到船上搬些金銀珠翠出來分給這些人；他們也都知道鄧策一班人原來是海上漂泊來的航海商人。所以對他們很是和善，彼此互相用手勢交換着講話。誰知鄧策

卻從此以後，便陷在這個孤島上，做了異國之人。另一隻大船和五隻小船，卻不知漂流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且按下不表。

卻說鄧策流亡的這個孤島，原來便是今日頂頂有名的芝靈國。在下怎麼會知道呢？原來在下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有一位同學，面貌不很像中國人，可是名字叫做鄧百剛，卻是實足道地的中國姓名，身強體壯，爲人倜儻和平，在下覺得很是奇怪，便有心和他結交。久而久之，才知道這位不中不外的同學原來是芝靈國人，他的始祖，便是航海漂流到芝靈國去的鄧策。百剛當九歲的時候，跟着他的父母回到中國來，因爲中國氣候溫和，日常生活都過得很舒服，況且祖宗又是中國人，因此便住了下來了，不再想回芝靈國去了。我們無事之時，時常聚在一塊兒談天，他說自己的父親名叫鄧永昌，在芝靈國做過師

長，是一位革命軍人，曾經親赴疆場，血戰過不少次數，現在年紀老了，退伍休養。因為曉得自己的祖先是中國人，所以便在十多年前，帶着一家大小回到中國來住下了。我現在所寫的這篇芝靈國復興記，便是鄧百剛親口告訴我的他父親爲革命奮鬥的事蹟。

欲知鄧百剛所說的話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割國土魏野暗通番 下動員芝靈明宣戰

話說離我們中華民國很遠很遠的地方，有一個國家，名叫芝靈帝國。立國迄今，約有三千餘年，大概在吾國周武王的時候，初建國號的。地處吾國西南，四面環繞着海洋，全國面積也不算小，約有吾國二分之一，是一個大大的島國。那裏因爲氣候比較寒冷，因此國民的

性情，也因着氣候的關係而剛強。自從開國以來，雖然換了好幾個朝代，但一向都是君主專制政體，上面有一個帝王，世襲相傳，管轄國內一切，握有無限的權威。但是皇帝專制的國家，總是逃不掉盛極而衰的循環路徑，所以芝靈國也從鼎盛的時期，漸漸的就轉入了衰替的時期，國家的勢即便一步一步的衰弱下去了。那些帝王繼承了祖先的遺業，以為萬世的根基，總是屬於他們一家的，所以只顧享樂，全不以國事為念，那裏曉得國之將亡呢？因此弄得四方大亂，刀兵相接。這其間雖然也出過幾個匡濟之士，諍諫之臣，創出了輔國安民之策，但終究敵不過衰運的來臨，挽不轉已亂的人心。那時正當十九世紀中葉，世界各國科學進步，人類的思想也日漸進化，就有一班覺悟的人民，受了些新思想的輪進，眼看芝靈國越弄越不成樣子，若不起來改

革，以謀人民本身的利益，將來如果再有位野心家出來，仍歸脫不了專制的壓迫，人民豈不是生生世世不得自由嗎？因此便毅然私下組織革命軍，鼓吹革命，把芝靈帝國推翻，改成了共和政體，改國號爲芝靈共和國了。

芝靈國自經過這次革命之後，本來是很可以奮發一下的，爭奈芝靈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名叫侯思達，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軍人，本來做過帝朝的大官，久羨專制政體的帝王，權尊威顯，很有把天下歸爲己有的心思，也想坐坐金鑾殿，嘗嘗帝王的滋味。在這樣情形之下，當然弄不好國家，那裏會有革命的神氣，而且還把革命的功人殺的殺了，關的關起來，任意做利己害民的事，人民依然感覺到種種痛苦，沒處出氣，於是國內常常東反西亂，無處平安。不久又起了第二次的革

命，將國賊侯思達驅逐下野，並由人民組織審判法庭，處以死刑，從此侯思達的爲非作歹，總算了了，可是芝靈國的本身，仍舊多事。所有芝靈國的將軍，野心家，都割據一方，爲自己的地盤，不顧人民生死，連年內亂，鬧得雞犬不寧；國內更不成樣子了。

這個時期，竟驚動了一位志士，名叫李忠的；他目覩時艱，心中憤慨，創立了一個救國的團體，叫做「民心社」，想從水深火熱中救出全國的同胞。這李忠平時刻苦自恃，爲人公平，有豪傑氣概。他生平最喜歡看本國歷史，明瞭天下大勢。惟處境向來不佳，受過種種摧折，嘗盡世間艱難困苦，在普通人或者早已心灰意冷，可是他反因此越發對人同情，越發要爲公盡力。所以芝靈國的前兩次革命，都有他從中指使，好幾次被逼亡命在外，到很得到革命軍隊的敬仰，革命同

志的尊崇。後來他覺到革命事業，決非一哄就可以了事，亦非戰勝一時可稱成功，就想從培植根基着想，竭力講究訓練革命軍人，訓練革命民衆。還在革命軍所佔據的地方辦了一個傳播革命思想的學校。可惜大志未酬身先死，只留下革命精神，還深深的印在全國青年的頭腦中，這確是他一生努力革命的結果，也就是他生平事業的影響。

卻說自從李忠死了以後，他的後輩中有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名叫謝東山，繼續他的遺志，不久就與兵把全國統一了。可是軍事剛才結束，卻又有一個野心家名叫魏野，因在這次革命時，稍有戰功，而且握有兵權，眼看謝東山立下了大功，心懷妒忌，便在暗中勾結西鄰的強國月娥國出兵助己，而將國土的一部分割與月娥國以爲報酬，還訂下許多不平等的賣國條約。因此謝東山等憂國之士，便又發出討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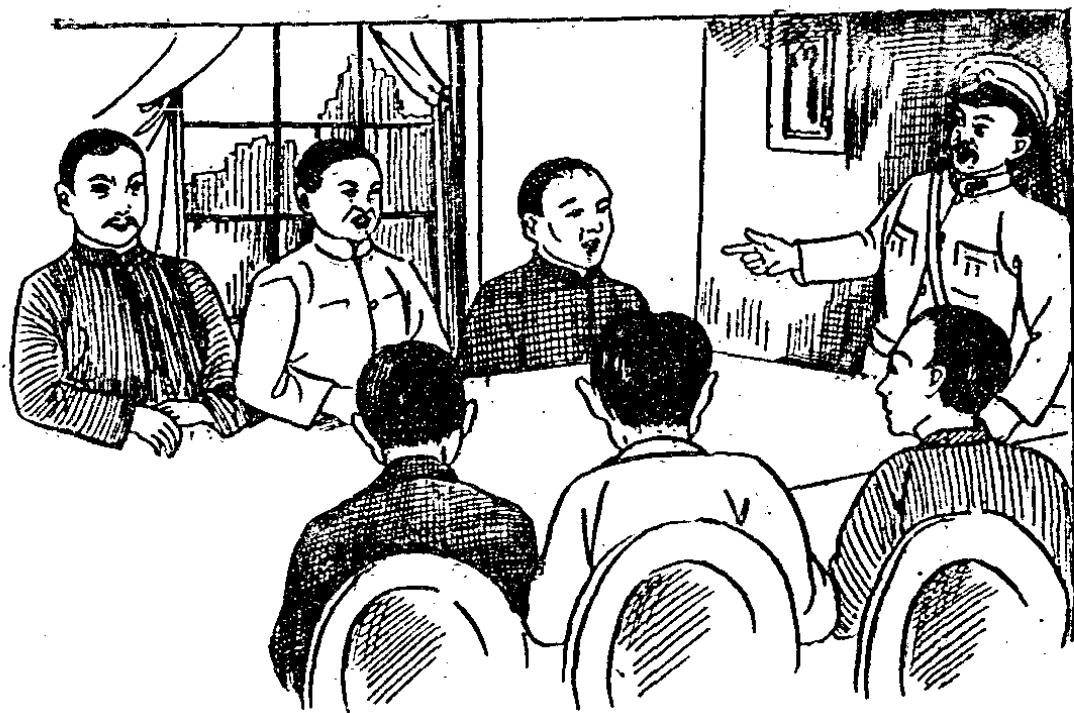
通電，而且號召各地曾經受過魏野暴力壓迫的民衆，都起來響應，會齊夾攻。因此勢如破竹，出兵僅兩個月，已把魏野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了。魏野被迫得無處安身，便逃上月娥國的軍艦，求他們保護，原來這月娥國眼看芝靈國內亂不已，國勢日衰，很有意思要併吞他，再加上芝靈國內好幾次的革命，初起時是冠冕堂皇，到了後來，卻無不虎頭蛇尾，所以看了這一次的革命也不過如此，當革命軍奠定首都，規模粗具時，便向芝靈國提出嚴重的交涉了。那知這次的革命政府，早已知道西鄰強國的野心，況魏野又逃在他們的軍艦上，知道必定慫恿他們來爲難，故在暗中早已準備妥當，只待交涉不對時卽作宣戰的預備。而且民情激昂，大家都磨拳擦掌，只待政府的命令一下，各地便要響應起來。

現在且不說他事，單表一處，就是離鎮浦不遠的谷州府。這地方一面靠着高山，一面臨着大海，民風樸素，歷代出過了不少的忠臣烈士。就中有一個姓鄧的人家，主人名叫鄧固，是谷州的望族，讀者當記得那六七百年前航海的鄧策，就是他的祖宗。這鄧固年紀已經五十七開外，爲人忠厚，旁人都稱他爲「鄧老者」。生下三個兒子：老大永昌，現任芝靈國革命政府第五軍軍官；老二永華，是掌着芝靈全國火油界牛耳的火油商；老三永燾，在國立谷州大學工科讀書。這次芝靈國政府既經決定與月娥國宣戰，而且竟於六月十二日，正式下了動員令，任鄧永昌爲第十九師師長，駐防谷州。鄧永昌一到谷州，便發出布告，召集谷州全府各界的代表到司令部來受訓話，對他們解釋這次戰爭的意義，和動員令下後人民應抱的決心。

欲知鄧師長如何演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激昂慷慨兄爲志士 假公濟私弟作奸商

卻說那天鄧師長傳集谷州全府各界代表到司令部來訓話，到的人數很多，鄧師長的弟弟永華是經營火油的大商賈，他在谷州的聲望很高，掌握谷州一府經濟的牛耳，而且火油是軍用上很重要的東西，他又是鄧師長的胞弟，這天便被推爲總代表了。衆人到了司令部，先由勤務兵引至議事廳，各按所定位置就坐，然後鄧師長就了主人的位置開口說道：『兄弟這次被政府派遣駐防故鄉，不勝榮幸之至。我們祖國屢次爲假借革命的新舊軍閥騷擾得一敗塗地，內戰不息，以至使敵人有機可乘，得寸進尺，佔據我們的土地。這回革命政府成立，敵國



講 解 戰 時 動 員 令

深恐我們從此整頓內政，將來無隙可乘，所以乘此國內未定的時候，提出了亡國的條件要我們答應。我們新政府尊重民意，所以毅然把他拒絕，一面準備對他們宣戰，以洗雪往日的恥辱，已於本月二十二日下了總動員令；兄弟既為軍人，當然盡保國衛民的責任，可是一國的盛衰，決不是單靠政府及軍人便能挽回，應該大眾一心，才能挽回國運。現在怕各位還不懂總動員令是

什麼意思，所以請各位來談談。

『動』，就是移動的意思，一國的軍隊和機關，在平時都有一定的額數和編制。若一旦國交破裂，宣戰的時機逼近，交戰國就準備交戰，以平時所有常備的軍隊為基本，召集在鄉的退伍軍人，補充必要的武器、被服、糧秣，以編成戰時所需要的國軍。就像現在我們這一師，本來是屬於第五軍的，爲了應付戰時的需要改成第十九師，便是這個意思。軍隊之外，又臨時編成平時所沒有而戰時所必要的機關，由平時的狀態移於戰時狀態。這種動作，叫做動員。可是這僅指軍隊和政府機關的動員而言，其實國家總動員，應該使人民的肉體和精神及一切有用的動物、一切原料材料、既成物品、製造品等，都要適應戰爭的需要，能有適宜的統制、運用。各位所應當注意的，有科學動

員、實業動員、交通動員、經濟動員、精神動員等，都要處處幫助政府，給軍隊的行動上以各種方便，關於這些分門別類的動員，現在印有很簡單的小冊子，請各位各就自己的地位，向各界宣傳一下。而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是戰爭制勝的要訣。但這樣動作，非動員迅速不能達到目的，所以不得不於平時有適當的祕密準備。

「現在我們的國家經過幾十年的內亂，革命政府成立不久，事出倉卒，那裏有充分的時間給我們準備呢，所以對於下面幾件事情，應請各位格外注意：第一就是實行國民軍事訓練，組織後備軍；第二是實業工廠改爲軍用品製造廠；第三是外國輸入的各種材料，要盡力節制，以免缺乏；第四是糧秣的積藏；第五是可作軍用的各種原料的儲藏，馬匹的飼養；第六是汽車、馬車、牛車、手車等均由國家統一運

用；第七是空軍襲擊時的防禦。以上各條都是很重要的，請各位代表也各應自己的地位宣傳，使人民能徹底了解下動員令時各人應有的準備，本部當然要再派宣傳員協助各位辦理。『經過這段長篇大論的解釋，再發下各種小冊子給各代表，要他們按着書中的指示去向民間宣傳，各代表也就唯唯退出司令部，各向自己的團體活動去了。

單表鄧永華聽了他哥哥的一段長篇大論，也與衆人同時退出司令部，便到了府商會，召集全體會員開緊急會議。原來鄧永華是谷州火油公司的總經理，還兼着谷州最大的通商銀行行長，勢力極大，故被推爲谷州府商會的會長。因此，實業和經濟兩方面的動員，本來都要由他負責支配。可是鄧永華雖與鄧永昌同胞兄弟，但兩人的脾氣完全不同：鄧永昌是只知有國不知有己的愛國軍人，永華卻是唯利是圖，

不知家國的一個奸商，平日火油的銷路，大半全在和他們處於敵對地位的月娥國，現在若照動員令的意義說起來，是絕對不能把原料、燃料、以及對於戰爭有關係的物品向國外輸出發賣，何況又是賣給敵國呢。於是他從司令部出來到府商會去的途中，坐在車子裏，心中正在籌算，必定要想出一個兩全的計策，至少要保持自己的利益。

欲知鄧永華如何應付，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運火油永華牟小利 談國事家庭起風波

卻說鄧永華坐在車中要想一條能夠保持自己利益的計策，他以為在這戰爭期內，假如能把火油偷賣給敵國，火油是軍用上最重要的原料，必定能夠乘此機會發一批大財。於是他便不顧良心，在府商會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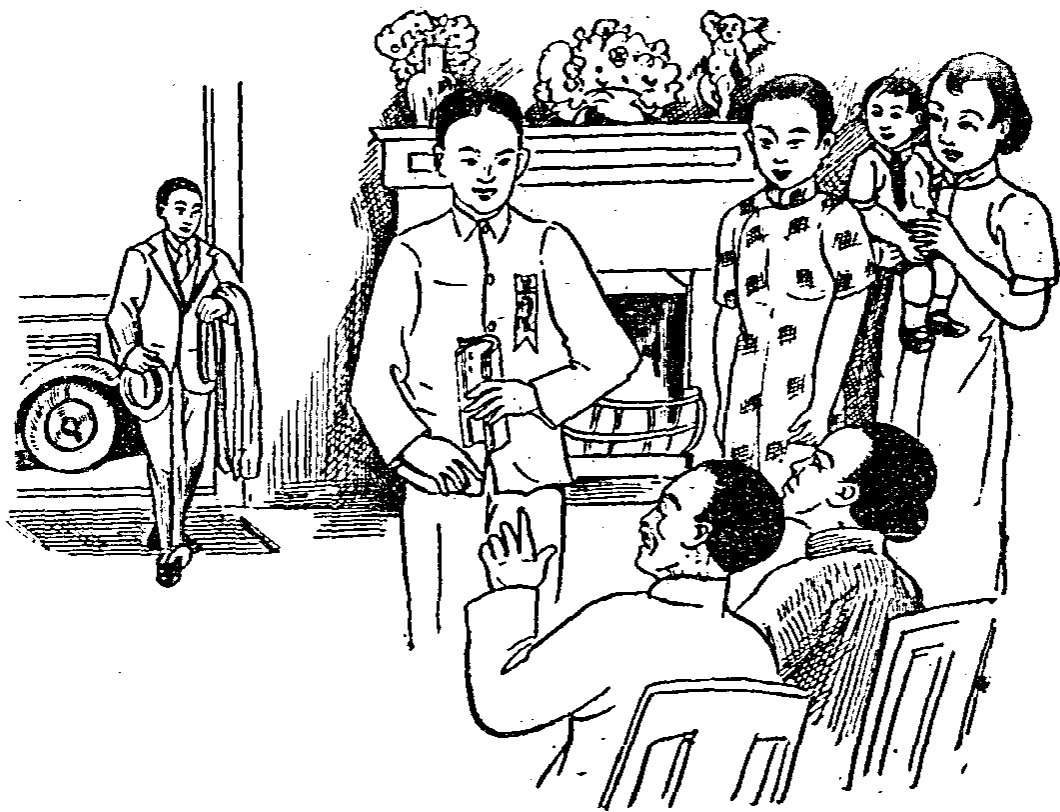
會的時候，表面上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一面裝出很愛國的模樣，聲明自己的工廠從明天起便停止平時的製造，改爲軍用品製造廠，增加工作時間，以使軍實充足，希望各位也能這樣做去。背地裏卻與敵國私訂密約，說明以比平時加倍的價錢，把火油密賣給月娥國的政府。

費了三天的工夫，把這些事情接洽清楚，直至第四天下午，鄧永華才駕着一部雙輪的馬車回到家中去。原來鄧永華的房子離府城有四五里路，因那里所住的居民大半姓鄧，都是鄧永華的房族，故名鄧家堡。鄧永華的父親鄧固積得家私，在鄧家堡村南建了一座大房子，後來鄧永華善於經營，很賺了一筆錢，在傍邊又築了一座西式房子，一家老小連用人也有十多人一同住着。這天鄧永華在大門口下車，一進大門，只聽見右首會客室中一片喧鬧的聲音，他便掀開門簾進去，看

見兩位老人家坐在上首沙發椅子上，他的大嫂抱着一個週歲的姪兒站在母親傍邊，自己的老婆坐在窗下椅子上，又一眼看見他的弟弟穿着軍裝，站在當中圓棹邊指手劃腳的說着。

他一進房子，便笑嘻嘻地向他弟弟永燾說道：『三弟，今天又不是星期，你不在學校裏讀書，跑回家來做什麼？』永燾聽着哥哥這樣說，便嘆了一口氣，答道：『哥哥，你還不曉得嗎！我們學校裏停了課，組織學生軍，我們工科本來是擔任實業動員方面的事情，到各家工廠去巡察，叫他們改爲軍用品製造廠，以增加軍隊的實力的。可是因商科的人員不夠，我便被派爲經濟動員的人員，去勸導人民於戰事期間節省消耗，把省下來的錢或金銀首飾等捐給國家，移作軍費。我今天回來，便是要哥哥先捐點錢做榜樣，兩位嫂嫂現在已經答應把首

飾悉數捐助，哥哥你打算捐多少錢呢？」永華聽他說完，不覺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們學生成得什麼事呢？國家的事情人民固然要負責，但也不能不顧自己，假如我們現在把家產都捐充了軍餉，將來戰事了結，我們若沒有房子住，沒有飯喫，國家難道會爲我們想法嗎？倒也未必！所以我現在卻不能隨着他們只憑一身慙氣鬧去，我自有我的主意，你不必向我囉嗦。』說着卻走向後面進去了。永燾被他的哥哥搶白了一場，很想與他理論，因爲曉得他哥哥平日的脾氣，鄙吝得一毛不拔，縱然多說也是無益，便把一腔怒氣勉強按捺下去。他的父親本來是樂善好施的一個老人，平日對於第二個兒子永華的態度已經不很贊成，現在深怕他們兄弟相鬧，當時看見永華進去，便笑着對永燾說道：『燾兒，你不必着急，你的哥哥也正因爲這兩天爲了動員令的事



情鬧得沒有空閒，有兩三天沒有回來了，想來他自有他自己的事情，你也不必與他計較，我現在拿出百元，作為我兩個老人對國家所盡的一點責任罷。」正在說着，他的兩位嫂嫂也各自進去檢點首飾去了。

不久，永燾的大嫂拿了一匣首飾，如金手鐲，金戒指等件交給他，當時他便點明件數，寫了一張收條給她。一方面他又對他

的父親說：『現在城裏的防禦，政府派哥哥來負責，前天已經出布告，敵國的空軍若來襲擊，先由司令部鳴砲，再由各工廠拉長聲的汽笛報警，我們這裏離城不遠，當然能夠很明白的聽見，到了緊要的時候，請爸爸還要當心，最要緊的事情，假如在夜間，須把全屋的電燈熄滅。我們的房子在這一帶特別高大，格外觸目，最好叫家人都避一避，免得……』正說到這裏，只聽見後面一陣尖銳的叫聲，再混雜着一陣罵人的高聲，漸漸向前面傳來。屋中的人們都吃了一驚，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永燾便急急地向門外走去，正走到門限的地方，卻與一個人撞了一個滿懷。

欲知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助軍費鄧老捐多金 倡首義媳婦斥簪珥

卻說鄧家父子正在客堂中談論這次芝靈與月娥兩國開戰，動員令已經下來，對於空軍的襲擊應該當心防禦等話，忽然聽見後面送來一陣喧鬧的罵聲，永燾急急地跑到門邊，剛一腳跨出房門，卻與一人撞了一個滿懷，因來者聲勢汹汹，永燾倒被碰得倒退了兩步，仔細一看，不是別人，卻是他的二嫂子淑珍哩。

淑珍的娘家姓何，她的父親名叫何量，本來也是軍界出身，謝東山，從鎮浦興師北伐的時候，他的父親也曾從軍出發，被任爲旅長，很立了一些戰功。後來看見謝東山受制於魏野，魏氏劣跡漸漸明顯，拼命壓迫人民，一味以殘酷的手段對付反對自己的人們。他曉得這樣

下去，一來做不得什麼事情，二來眼看着魏野這種殘暴的性情，將來自己也難免被他輕輕地加上一個罪名，斷送了性命，所以便決心脫離軍人的生活。無奈魏野早已瞧出何量的心思，曉得這個老軍人年紀雖大，心兒卻比青年還高，對於自己的野心必不滿意，早已安着一網打盡的念頭。所以何旅長雖好幾次辭職，都不照准，表面上還裝着很借重他的樣子，到後來卻輕輕地加上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把他誘入總司令部槍斃了。何將軍與鄧固同鄉，雖然一個是很平常的農夫，一個是武官，但何量平時很看重鄧固，說他是一位忠厚長者，便把自己的獨養女淑珍小姐的終身許託於鄧家的第二個公郎。

這位何淑珍未出嫁的時候，何量請了一位先生在家教他讀書，一方面又受他父親的薰陶，很明大義，而對於國家的觀念，更比他人高

深一層。後來他的父親被魏野殺害了，他格外深惡痛恨軍閥的殃國害民，很有爲父報仇爲國除害的意思，卻恨自己是一個女子，做不得大事業。自從嫁到鄧家，看見自己的丈夫平日的所作所爲，只顧着自己一人的利益，不惜把一國的主權讓給外國人，也會婉言勸導；無奈永華不聽，反時常罵道：『女人家懂得什麼，不是我這樣善於經營，你們有好的房子住，有好的衣服穿嗎？』因此夫妻兩人，平日便不大和合。

這一天何淑珍正在客堂上，聽他的叔叔提起本國與月娥國已正式宣戰，政府已經下了動員的命令，永燾爲幫助戰時經濟的安定，出來勸人民節衣節食，把減省下來的錢助爲軍費。她便第一個唱議把金銀首飾拿出來，交給叔叔帶去助餉。正在談論着的時候，她的丈夫回來

了，兩兄弟爭鬧起來，她因不耐煩聽丈夫這種論調，所以便回房收拾自己的首飾去了。

鄧永華在客堂中把弟弟搶白了一陣，便氣沖沖的回到自己房中，眼見自己的老婆淑珍也跟着進來，卻毫不理他，祇願自己去收拾首飾箱，一件一件，把值錢點的首飾包成一個小包裏，正想提着向外走。他見了這種情形，不覺氣上加氣，狠狠地瞪了老婆一眼，厲聲問道：『你把這些東西拿到那裏去吓？』他的老婆卻也不肯相讓，鼓着兩頰說：『你不用管，我拿給叔叔帶去充軍餉的。』他一聽這話，一方面心痛東西，一方面氣他的弟弟多事，便一步向前，想把她手中的包裹奪去。淑珍一看情形不對，低身從他的腋下脫身而出，一面銳聲叱罵她的丈夫，永華也不肯相讓，追到門口回罵，因此鬧成一片。及至永

燾跨出客堂門口，淑珍正向這邊跑來，所以兩人恰巧撞了一個滿懷。

鄧永華到底不好意思認真，也就退回自己房中，坐着生氣。

鄧永燾接了淑珍的首飾，照例開了一張收據給他二嫂。他的父親也把所許的百元交給他，一樣換得一張收據。

鄧永燾諸事辦妥，便向在座的父母兄嫂行了一個軍禮退了出來，儼然像一個少年軍人的模樣。他走出自己的大門，向府城的大道上慢慢地走去，正走到村口的時候，望見前面圍着一大堆人，有的背着犁鋤等農具，仰頭望着圍牆，有的指手劃腳，像與人家爭論的一般。鄧永燾看見這樣情形，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變，趕緊加快腳步，向那人羣裏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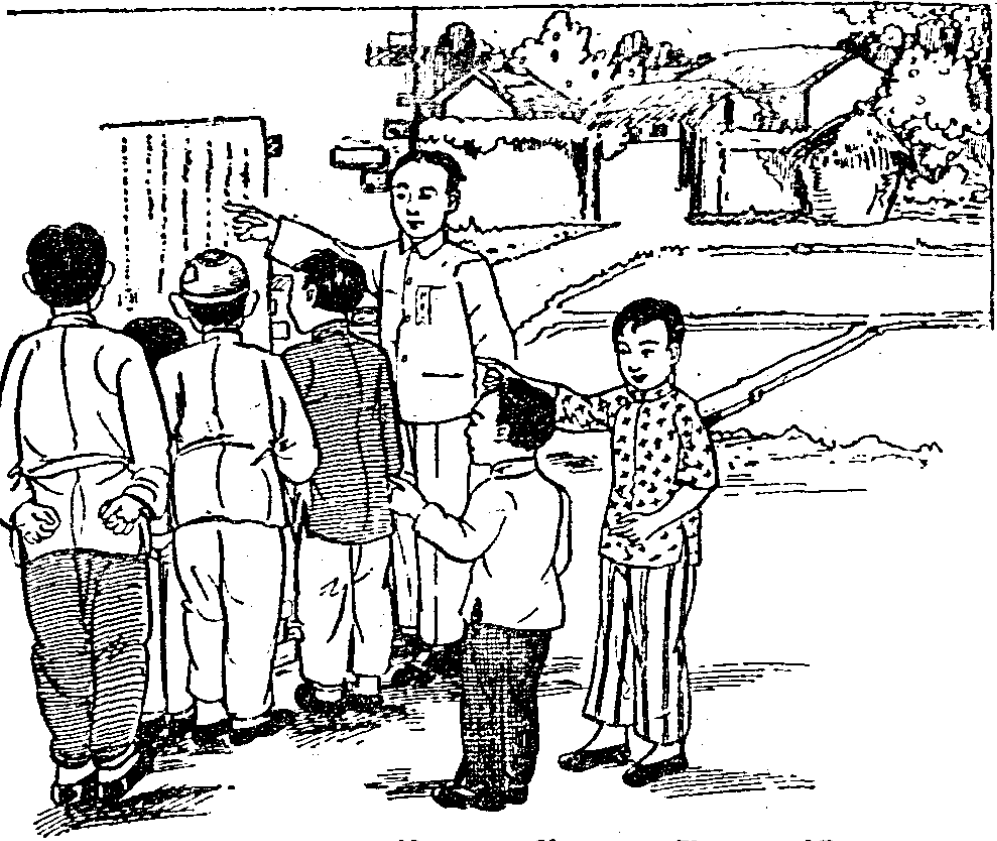
欲知村中出了什麼亂子，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鄧永燾解釋動員令 老百姓共誓赴國難

卻說鄧永燾從家中出來，走不多路，只見村盡頭圍着一班鄉人，不曉得出了什麼亂子，他便加緊腳步迎了上去。只見一個年紀約有四十多歲的農夫，正在高談闊論。走近一看，原來是鄧永燾的鄰居錢九老，平日爲人非常忠厚，對於村中的事情最肯負責，不甘落後，只是脾皮生得頑固些。當時他一見鄧永燾走來，便迎上去說道：『鄧家三少爺，你來得正好，聽說我們國家與月娥開戰，政府裏已經下了什麼「湯圓靈」（動員令），前面還貼着一張告示，叫我們把十七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姓名都開進去，家中有幾頭牛，幾部牛車，幾匹馱馬都要明白報上去。這是什麼意思呢？』說着，便一手拉了永燾向圍牆那邊

走去，手指着牆上的布告叫他解釋。永燾向牆上一看，那裏正貼着一張他哥哥司令部裏解釋動員令的布告。

於是他便旋轉頭來對着一班正在發楞的鄉民說道：『各位不必驚疑，這件事情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現在我們的國家與月娥開戰，這一次的戰爭在我們是國家存亡的緊要關頭，所以各位應該認清自己所處的地位，處處要給政府和軍隊行動以各種方便。譬如這次政府下了總動員令，就是要全國一致行動。老百姓把名單開去，由政府調排，依國家的意思服務，若有特種技能的人，當然也派他特種的職務。不過要全國人民都歸國家指揮，支配工作，並不是硬拉你們去當兵，叫你們不要種田的意思。在政治完備的國家，平時早已有戶口調查，戰爭的時候只要一翻戶口冊便可一目瞭然。缺乏工兵的時候，可以叫工人



解 釋 動 員 告 示

補充，缺少軍醫的時候，可以叫醫生去補充。我們這個國家因連年內亂，沒有工夫顧到這些戶口的事情，而新政府又成立不久，所以到了戰爭已經開始，就不得不臨時找這樣的麻煩……』他正說到這裏，一個青年插口問道：『鄧少爺，工人到也罷了，假如地方上的醫生都被國家徵去作了軍醫官，我們老百姓生起病來，叫誰來看呢？』他這句話一出，

好幾個村民便同聲說道：『是呀！是呀！這樣一來，地方上不是會鬧出亂子來嗎？』

永燾聽了這些話，就向那第一個開口問話的青年看了一眼，繼續說道：『你們還沒有懂我的話哩。國家下了總動員令，要國民全體動員，是政府與人民合作，人民由政府支配，並不是強逼你們去做下賤的事情。譬如，動員令一下，各工廠都把平日的工作擱起來，改爲軍用品製造廠，倘若工人不夠，便由軍隊派工兵來幫助，軍餉不足，農人不夠分配，也由兵員直接作農業上的幫忙，醫生既徵去作了軍醫，老百姓生病，當然也由軍醫替一般人民診病了。及至戰事平定，和平克復，政府到了那時又下復員的命令，停止戰時所發生的事業，撤消戰時所成立的機關，遣散戰時所召集的人員，使軍隊和社會都回復平

時的狀態。工人仍舊去做工，農夫仍舊去耕種，醫生仍舊去醫病，所以這與軍閥時代硬逼你們去做挑夫的情形完全不同的。而且這次的戰爭非內戰可比，不是軍閥爲私人的利益而去爭奪，是我們的國家與敵國開戰，我們若被戰敗，將來不僅沒有田種，沒有房子住，連人種都會被他們撲滅，所以這次的戰爭，爲國家出力，也就是爲自己的利益而鬪爭。」

永燾激昂慷慨地把動員令的意思向村民講解，他們似乎已經很明白，很爲感動的樣子，個個磨拳擦掌，很想找一兩個敵人來出氣的神氣。當永燾說完了這一篇話，他們便三五成羣，互相討論着慢慢地散走了。一方面當場推錢九老爲首，把全村的名冊填好，早日送交政府，而且表示自己一村的人民，到了緊要的時候，都願意爲國家犧

牲。

鄧永燾看了這種情形，非常高興，便向前趕路，進城去了。他回到校中時，天色已黑，匆匆吃了晚飯，正想把今天活動的情形去報告隊長，忽然聽得幾聲大砲的聲音，隨着工廠的回聲各處響應，他便急急地向外面跑去，正在這時，全校的電燈也突時熄滅了。

欲知外面爲何鳴砲、熄燈，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空襲擊大地成黑獄 飛擲彈鄧宅化丘墟

卻說鄧永燾自家中回校，天色已黑，匆匆吃了晚飯，正想把一天活動經過的情形去報告隊長，忽然聽得砲聲，隨着工廠裏的汽笛各處響應，全校的電燈也驟時熄滅，他曉得是敵機乘夜來襲擊了。他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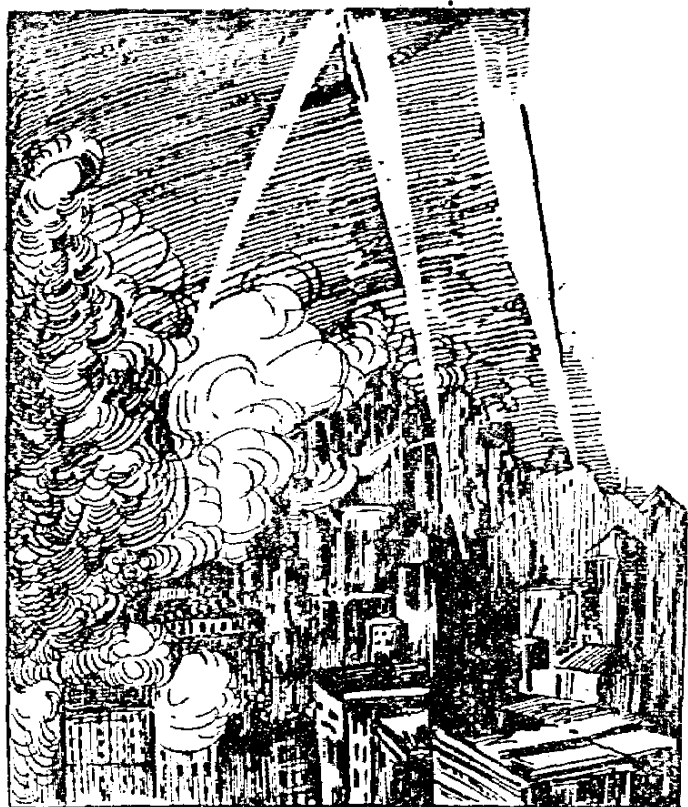
腳兩步走出室外，只見天空黑漆漆地，不見一顆星光，格外覺得淒慘。機聲軋軋，從西向東而來，不久只見好幾條白光，在空中像白蛇一般游動，緊接着兩三聲砲響，只見一架飛機着了火，由半空中跌落下來。他正在看得出神，猛聽得東北角上轟隆一聲，一陣黑煙冒了上來，他曉得飛機上擲下炸彈來了，看那地點，恰在他哥哥永華所經營的火油公司附近。於是他就悄悄地跑上樓梯，在走廊上向城東一望，只見滿城黑漆，不見有一盞燈光，只有剛才飛機擲下炸彈的地方，烈火衝天，看得分外明白，正在他哥哥的火油公司裏面呢。正在這時，他又聽見一聲轟隆的爆聲，另一處又冒起一陣黑煙，隨着劈劈拍拍一陣高射砲連珠般響着，飛機的聲音也就漸漸退去了。

卻說鄧永華眼看着他的妻子把一包首飾拿去捐助軍用，又不好意思

思當着衆人的面前攔阻，只氣得半天說不出話，回到自己房中悶了許久。及至看見自己的妻子笑嘻嘻的推門進來，他便在鼻孔裏哼了一聲說道：『淑珍，你以為這次的戰爭我們的國家會有打勝仗的希望嗎？哼！你不用癡心妄想了。你想月娥國什麼不比我們強，軍器比我們精銳，經濟比我們充實，所缺的不過火油與食糧，而火油尤為這次戰爭上最重要的東西，簡直可以說，誰火油充足，誰就可以操勝券。致於火油的來源，兩國都靠着我們谷州的這個油池。簡單的說一句，就是靠着我這個火油公司啦。而且老實告訴你罷，我已經與月娥國訂了密約，答應以平時二倍以上的代價，把火油盡數供給他們軍隊，待他們得勝之後，還以高官顯爵為交換條件哩。至於糧食，我也答應給他們接濟了。你再想想，這樣一來，我們的國家還有打勝仗的希望嗎？』

淑珍聽了他這番洋洋得意的話，不覺引動了她的愛國熱情，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上前拖住了她的丈夫，狠狠的說道：『好，你這賣國賊，我卻不能容你這樣的賣國求榮，先拖你到伯伯的司令部裏去告發，把你這國賊正法了再說，我寧可獨身過一世，不願有你這樣賣國賊的丈夫。』永華見自己的妻子認真起來，他也不肯認輸，猛地把她推倒在地，破口大罵。夫妻二人正在難解難分，忽聽得外面遠遠地砲聲隆隆，工廠的回聲連續不斷，兩人都吃了一驚，同時站起身來。可是，永華卻還很自信的樣子說道：『不要忙，縱然敵機來襲擊，我們的房子和工廠是毫無妨礙的，我早已和他們的司令說妥，不准對我們的房子擲彈，我還畫了一張地圖給他們哩。』正在這樣談論之間，猛聽得轟然一聲，前面的房子倒塌下來了，火煙直往上冒，這樣一來，

任憑鄧永華有多大的把握，也不敢再保持鎮靜的態度了。於是他便一



手拖了妻子，急忙忙的向後園空地上逃命。到了那裏，機父母兄嫂和男女僕人都已亂成一堆，眼望着這座建築不彈久的偌大房子，瞬息間便將起變成一堆灰燼了。

火 鄧宅一家，正在望着自己的住屋被焚燬無餘，悲痛萬分的時候，城中來報警的人也已到了。城中差來向鄧永華報告的，是火油公司中的一個職員，騎了一匹快馬向鄧家堡而來，遠遠望見

鄧家堡火起，便知道這件事情有點不妙。及至到了鄧家前門，見火尙未熄，就繞道進了後園，只見一家人正在愁眉苦臉哭喊不得。他就走向永華前面說道：『總經理，剛才敵機在城內擲彈，向我們公司裏丟了一彈，落在前面辦公室的附近，燬了兩間房子，幸得救火隊立即趕到，司令部裏又派了兩排兵來幫助，工廠沒有波及。還有一彈本來向我們油池擲下的，卻沒有打中，落在離我們油池半里路的地方，燬了兩間民房。據說……』他正說到這裏，只見鄧永華怪叫一聲，暈倒在地。

欲知鄧永華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遭暗算奸商終反正 奏凱旋芝國慶昇平

卻說鄧永華看見自己的房子被敵機擲彈焚燬，接着又聽得城中火油公司也被擲彈炸去了兩間房子，想到自己前天剛把火油運去接濟敵人，當面訂了不來侵擾自己的條約，僅隔一天，竟遭其毒手，不覺氣往上衝，暈倒在地。當下衆人慌忙將他扶起，到隔壁人家討了一碗薑湯，把他灌醒。於是便雇了幾乘馬車，把全家的人衆送到府城，預備到府城後另找房子居住，再作道理。在路中據那火油公司的職員繼續着說道『這次敵機的襲擊，據說是專與我們公司作對，大概是怕我們公司把出產的火油充作軍用，他們便要受很大的損失，所以一連擲了兩彈，都向我們公司和油池落下，好得我們軍隊早有防備，用高射砲把他們擊退，那裏曉得又到這裏丟了一彈，真是可惡之至。但不曉得他們對於地點怎麼竟會調查得清清楚楚，厲害，厲害！』他那裏知道

自己的總經理給了一張詳細地圖，必恭必敬的獻給敵人呢！

鄧固一家搬到府城，有錢人家做事容易，就在城裏租下了一座房子。及至安住下來，淑珍看永華很有悔過的意思，而且又遭了這一場大變故，也不忍再責難他，只索罷了。倒是永華開口對淑珍說：『我現在才曉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古話是再不會錯的，要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必須先謀國家的強盛。我明天當到司令部去對哥哥說，情願把自己的私產捐一半作軍餉，此外吩咐廠裏趕快工作，每天把火油輸爲軍用。』淑珍聽了非常高興，於是夫妻融洽，言歸於好。

這時戰事已經進展到相當程度，月娥國以魏野所割的國土爲根據地，向北進軍，芝靈國因火油不夠，很難佔得優勢，而敵人自那次受鄧永華火油和食糧的接濟，軍威一振，這幾天很有向南進佔谷州的形

勢。一方面又因怕鄧永華暗中將火油接濟政府，或受政府的強迫，把工廠交與政府，所以派飛機來想轟炸油池。那曉得弄巧反成拙，鄧永華因此一激，竟而反正，真正把火油池整個送與政府，還拿出一半的家資充作軍餉。

其時，芝靈國正因缺乏火油和軍費，岌岌可危的時候，得了這兩件資助，軍事上的進展非常迅速，已經深入內地的月娥國軍，此時又漸漸的被擊回去。月娥國雖然是西方的一個強國，其實政權都操在幾個軍閥的手中。即如這次對芝靈的戰爭，人民本就極不贊成，都是這班軍閥鬧出來的玩意兒，所以打了勝仗還可相安無事，一旦失敗，便將釀成內亂，是很白的事情。這時，人民眼見着自己出征的軍士，生的一船一船載到芝靈，都變成了死屍運回來，人民對政府的感情日

見險惡，便促成革命的勃發。可憐月娥國那些專橫暴厲的軍閥，現在竟至兩面受攻，已至窮途末路，不能支持了，於是不得不向芝靈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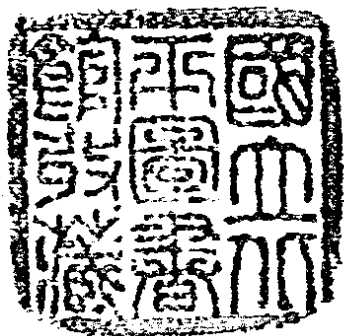
慶 祝 戰 勝

停戰的要求，情願把魏野所割的地交還芝靈，把和魏野所訂的條約取消，把逃到月娥軍艦上的魏野送還芝靈革命政府，任他們裁制。一場大戰，就此結束，竟促成了芝靈國的大團結，各路軍隊凱旋而同，把魏野解到首都，處了死刑。

芝靈國這一次的大捷，挽

回了數十年來一蹶不振的國威，全國的人民歡呼若狂，首都開慶祝大會，一連鬧了半個多月。政府乃下令復員，鄧永昌也被調回首都，仍歸併於第五軍。而其他戰時臨時成立的機關，也都一一取消了。

從此芝靈國便大整內政，提倡教育，不數年工夫，不論怎樣窮鄉僻壤，也沒有不讀書的亮眼瞎子了。因此，國威大振，僅五六年，便成爲世界上第一等強國了。



葉楚傖 主編 國民說部總目

第一集 國民歷史集

徐忍茹 校訂
林一厂

- 上古演義 鍾韻泉編
- 秦漢演義 胡亞泉編
- 魏晉六朝演義 王息庵編
- 隋唐演義 符懋德編
- 晚唐演義 符懋德編
- 五代兩宋演義 王息庵編
- 元史演義 壽昌編
- 明史演義 壽昌編
- 清史演義 黃大白編
- 清季演義 黃大白編

第二集 國民革命集

徐忍茹 校訂
湯增璧

- 孫中山先生傳 劉憲英編
- 民國紀元 沈裕民編
- 救國津梁 鍾公任編
- 討袁記 劉憲英編
- 光復記 黃振亞編
- 護法記 沈裕民編
- 北伐記 王樹滋編
- 十二忠烈傳 王樹滋編
- 建國三先烈 王樹滋編
- 革命三士傳 黃振亞編

第三集 國民地理集

張炯 校訂
鍾鑽秀

- 地球來歷 鄧啓東編
- 全國展望 鄧啓東編
- 錦繡江南 紹台編
- 平浦道上 紹台編
- 長江流域 桂芬編
- 隴海道上 許逸超編
- 白山黑水 許逸超編
- 西北遊記 許逸超編
- 閩浙百粵 李旭旦編
- 西南遊記 李旭旦編

第四集 國民名人傳記集

張炯 校訂
徐逸樵

- 萬世師表的孔子 金煜編
- 復興越國的勾踐 宗秉新編
- 威震西域的班超 束若編
- 昌明女德的班昭 章楨編
- 西遊取經的唐僧 陳經編
- 抗金護宋的李綱 李仲融編
- 盡忠報國的岳飛 徐朗秋編
- 成仁取義的文天祥 李仲融編
- 抗英拒毒的林則徐 孫毓麟編
- 行乞興學的武訓 徐朗秋編

第五集 國民健康集

胡定安 校訂
郝更生

- 白衣姑娘 陳邦賢編
- 寶寶 邵象伊編
- 喫與喝 黃長才編
- 失足恨 陳仲公編
- 人菌鬥爭 李紫衡編
- 強身強種 陳仲公編
- 自強不息 劉漢明編
- 蕙生考察記 朱章賢編
- 急救術 朱章賢編
- 海林良練武 陳叔泉編

第六集 國民生產經濟集

壽勉成 校訂

- 經商致富記 葉新明編
- 黃金夢 張宗漢編
- 塵海淘金錄 劉家傑編
- 僑商歸國記 葉定安編
- 桃源境 歐先哲編
- 田家樂 袁炳昌編
- 王先生遊記 蕭抱堅編
- 吃飯難 徐鍾渭編
- 悲歡離合 張振玉編
- 愛鄉記 王楨緒編

#82
201076

第七集 國民政治集

薩孟武校訂

- | | |
|---------|------|
| 民衆救星 | 章育才編 |
| 青天白日滿地紅 | 王履康編 |
| 國際春秋 | 儲玉坤編 |
| 李三求知記 | 汪裕編 |
| 張生觀光記 | 蔭師炯編 |
| 張志誠論政 | 朱元懋編 |
| 學徒問難記 | 趙非蘇編 |
| 李博士外傳 | 趙非蘇編 |
| 苦鬥成功史 | 周大鐘編 |
| 村農問政 | 莫寒竹編 |

第八集 國民防衛集

馬宗榮校訂

- | | |
|------|------|
| 愛國青年 | 張志新編 |
| 模範新村 | 王萬成編 |
| 禦侮記 | 張宗瀛編 |
| 英雄傳 | 章石承編 |
| 當兵 | 林佛慈編 |
| 天上 | 林佛慈編 |
| 防天 | 方金塘編 |
| 塔 | 章永超編 |
| 國復興記 | 金煜編 |
| 周遊記 | 齊德修編 |

第九集 國民科學集

薛德煊校訂

- | | |
|---------|------|
| 氣象與人生 | 陳仲公編 |
| 動物自衛術 | 繆維水編 |
| 光榮的煤 | 尹國鈞編 |
| 維他命 | 薛任編 |
| 萬能的水 | 常伯華編 |
| 電世界 | 王伊復編 |
| 烟酒害 | 繆瑞編 |
| 人種改良 | 陳仲公編 |
| 草木花卉 | 陳端本編 |
| 雞生蛋蛋生雞? | 顧恆德編 |

第十集 國民生活集

金嶼軒校訂

- | | |
|--------|------|
| 幸福的家庭 | 余之介編 |
| 人人樂 | 余之介編 |
| 光明之路 | 周大鐘編 |
| 除舊佈新 | 周大鐘編 |
| 老少無欺 | 田康編 |
| 醒迷棒 | 田康編 |
| 移風易俗 | 林佛慈編 |
| 雙手萬能 | 林佛慈編 |
| 古拔村奇聞錄 | 金煜編 |
| 除毒記 | 陳仲公編 |

本 書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國民說部第八集之九

芝靈國復興記

(戰時動員)

實價國幣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479-2/1)

編著者 金煜

主編者 葉楚夫

校訂者 馬宗榮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廿日 收到